

西洋名画故事

XIYANG
MINGHUA
GUSHI

人民美术出版社

西洋名画故事

(日) 山田邦祐著

宋 红 王木东 蒲廷瑛

王振华 蒋志学译

一群不懂西方文化的人

人民美术出版社

封面图：约瑟芬皇后 [法]普吕东

西洋名画故事

[日] 山田邦祐 著

宋 红 王木东 薄廷瑛

王振华 蒋志学 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平 野

装帧设计：刘继明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89年6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7—102—00001—4/J·2 定价：3.35元

19809/31
目 录

- 1 春 [意] 波提切利 (1)
- 2 爱伦娜·富尔曼 [弗] 鲁本斯 (3)
- 3 晚 钟 [法] 米莱 (5)
- 4 拾 穂 [法] 米莱 (10)
- 5 亚历山大的圣卡瑟琳 [意] 拉斐尔 (13)
- 6 圣西西莉亚 [意] 拉斐尔 (16)
- 7 马上的小王子 [西] 委拉斯凯兹 (18)
- 8 汤基大叔 [法] 凡高 (20)
- 9 叶罗尼姆斯·荷尔兹修埃 [德] 丢勒 (22)
- 10 死之岛 [德] 布克林 (25)
- 11 马市 [法] 博纳尔 (26)
- 12 西顿夫人 [英] 劳伦斯 (29)
- 13 古牧羊人的悲伤 [英] 兰德西尔 (33)
- 14 莫娜丽萨 [意] 达·芬奇 (36)
- 15 伦勃朗和莎士基亚 [荷] 伦勃朗 (38)
- 16 格列姆夫人 [英] 庾斯博罗 (49)
- 17 慈 悲 [英] 米莱斯 (51)
- 18 希 望 [英] 瓦茨 (54)
- 19 马利亚·抹大拉 [意] 提香 (57)
- 20 干草车 [英] 康斯太勃 (59)

- 21 睡莲 [法]莫奈 (61)
22 画家母亲像 [美]惠斯勒 (63)
23 春 [法]柯罗 (67)
24 椅中圣母 [意]拉斐尔 (68)
25 哺育图 [法]米莱 (71)
26 国王的饲鹰人 [德]荷尔拜因 (73)
27 勒布伦夫人和她的女儿 [法]勒布伦 (76)
28 亚当的创造 [意]米开朗基罗 (78)
29 乔治·华盛顿 [美]斯图亚特 (86)
30 泰麦雷尔号战舰 [英]透纳 (88)
31 黄金阶梯 [英]本-琼斯 (90)
32 最后的晚餐 [意]达·芬奇 (94)
33 着衣的玛哈 [西]哥雅 (98)
34 黎明女神 [意]雷尼 (102)
35 圣母受胎 [西]牟里洛 (104)
36 微笑的骑士 [荷]哈尔斯 (105)
37 时髦婚姻 [英]荷加斯 (108)
38 塔希提姑娘 [法]高更 (113)
39 少女像 [法]德加 (120)
40 拉维尼亚 [意]提香 (122)

- 41 背着十字架的基督 [意]乔尔乔内……… (125)
42 西斯廷圣母 [意]拉斐尔……… (127)
43 圣夜 [意]柯雷乔……… (130)
44 伊卡洛斯的坠落 [尼]勃鲁盖尔……… (133)
45 奥加斯伯爵的葬礼 [西]格列柯……… (137)
46 阿波罗和达芙尼 [法]普桑……… (139)
47 查理一世像 [弗]凡·代克……… (142)
48 查理王子像(局部图) [弗]凡·代克……… (145)
49 村道 [荷]霍贝玛……… (148)
50 天真的年华 [英]雷诺兹……… (150)
51 破壺 [法]格瑞兹……… (152)
52 仙女的舞蹈 [法]柯罗……… (155)
53 希奥岛的屠杀 [法]德拉克罗瓦……… (158)
54 扶锄人 [法]米莱……… (161)
55 一八一四年 [法]梅索尼埃……… (164)
56 奥南的葬礼 [法]库尔贝……… (166)
57 云雀之歌 [法]布列东……… (170)
58 释放令 [英]米莱斯……… (171)
59 一杯啤酒 [法]马奈……… (174)
60 马拉之死 [法]大卫……… (175)

- 61 牧羊女 [法]米莱 (179)
62 耕田去的牡牛 [法]特罗容 (183)
63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俄]列宾 (184)
64 拉·古吕 [法]劳特累克 (187)
65 麦田 [荷]鲁伊斯达尔 (189)
66 舟发西苔岛 [法]华多 (192)
67 绝望的早晨 [英]布拉姆利 (196)
68 画室中的画家 [荷]维米尔 (199)
69 泉 [法]安格尔 (202)
70 基督下十字架 [意]乔托 (203)
71 呐喊 [挪]蒙克 (206)
72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尼]凡·爱克 (210)
73 欧弗利阿 [英]米莱斯 (212)
74 维纳斯的诞生 [意]波提切利 (215)
75 汉米尔顿夫人 [英]罗姆尼 (218)
76 塞纳河的洗衣妇 [法]杜米埃 (221)
77 耕种 [意]塞冈蒂尼 (222)
78 贫苦的渔夫 [法]夏凡 (225)
79 逃亡埃及 [法]罗奥 (229)
附 图

1 春

〔意〕波提切利(*Botticelli, 1444/45~1510*)

波提切利这幅《春》原名叫《春神》，现收藏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中。这幅画的题材，最初是选自诗人波利齐安诺歌颂美神维纳斯的长诗主题，为装饰卡斯泰罗的科西摩·美第奇的一座别墅壁画而画的。

正象一位著名评论家评价的，这幅《春》在世界上所有的名画中，也称得上是最美的了。因此，诗人波利齐安诺讴歌的《维纳斯的王国》，在波提切利的笔下，可以说是完美地描绘出来。另外，德国的研究者也评论说，如果这幅画的题名直接采用诗名《维纳斯的王国》就更加贴切画意了。不过，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的意见正确与否，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波提切利是怎样完美无缺地将春神描绘出来的。

画面上到处洋溢着春天的诗情画意。芳香袅袅的微风吹拂着结满金色果实的橙子林和树木间的羊齿叶，它们不断地颤动闪烁出光影；郁金香、银莲花、水仙等鲜花，犹如织在地上的刺绣，遍地盛开。这是一派演奏春之爱的美丽舞台画面。舞台的正中央站着一位爱的女王，她身着白色和金色的衣裙，深红的外套从腕臂一直拖到腰间下面，正在静静地等待春的来临。

春神迈着潇洒的步伐，从嫩绿的花草上走过来。她左手抱着衣兜，一边走一边将里面的玫瑰花撒出去。于是花瓣不时地闪耀出深红色、金黄色以及银白色，春神手里玩赏着花

瓣，同时又将它飘散在美女们的纱裙上。面对理想之国令人陶醉、甜美的欢乐和春神的秀美风姿，使观众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无限迷人的魅力。

春神的桂冠是由蓝色的雏芥子、白色的矢车菊、浅红的樱草扎成，芳香的春风吹拂嘴唇，迎风飘荡的白纱裙上，点缀着各种各样赏心悦目的花的图案。到处呈现出春的优美和欢乐。跟在春神后边微笑的宁芙(水精)，一边把嘴里的玫瑰芽和银莲花放在地上做标记，一边正要摆脱风神的拥抱。而身着蓝色衣服的风神，伸开双臂想要抱住宁芙的美丽身体。缠裹在美玉般肉体上的纱裙韵律和波浪式的金发颤动，使宁芙的形象分外动人。画面的左边又出现一群令人赞叹的女神。她们是被誉为“华美”“贞淑”“欢乐”的三位优美女神。女神们相互挽着手，在松软的草地上翩翩起舞，描绘了令人为之陶醉的美。

再有，与三位优美女神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右手高高举起具有男子气魄的美貌青年麦丘利神。他袒露着强壮的胸脯，肩上披着红色外套，炯炯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带翅膀的头盔下披散着头发，腰间佩带着短剑。可以感觉到这位年轻人英俊的身姿，在整个画面中起了重要的收尾作用。

中间女神的头顶上，轻盈飞翅的小爱神丘比特，手持着爱情的弓箭，正想去射谁的心。地上优美三女神翩翩起舞，爱情的女王文静地站着，她似乎感觉到了春神、宁芙、风神的幸福之心的跃动。但是，丘比特的金箭已经对准麦丘利，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吧。另外，也许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不会知道自己将会爆发如痴如狂的爱情。

在这幅美丽的画面上，使人感觉到春的优雅之心受到了微妙的讽刺。同时，在这里表现出了波提切利初期艺术中的

所有要素。

看过《春》的人，我想不论谁都会因为受到一次纯洁感情的洗礼，而感谢画家的精心创造。

2 爱伦娜·富尔曼

〔弗兰德斯〕鲁本斯(*Rubens, 1577~1640*)

爱伦娜·富尔曼是鲁本斯的第二位夫人，两人结婚的时候，鲁本斯已经是 53 岁了，爱伦娜却是一位 16 岁的小姑娘。两人的年龄悬殊得简直象是父女俩。然而两人婚前的恋爱关系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爱伦娜为什么要来到这位老艺术家的身边，鲁本斯为什么爱上了这位姑娘，其中有一段有趣的心理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鲁本斯所追求的是姑娘的美丽容貌和富有青春活力的体态，爱伦娜所追求的正是老艺术家的富有和名誉。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正是由于上述的条件的相互交换，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出了丰硕的爱情之果。

鲁本斯很早就与爱伦娜的家人认识，爱伦娜的父亲名叫达尼埃尔·富尔曼，他有十个孩子。爱伦娜是最小的女儿，1614 年 4 月接受洗礼。另外与父亲同名的哥哥，1619 年 9 月 22 日与鲁本斯的第一位夫人伊萨贝尔的妹妹克拉布兰 结婚。由于这种关系，鲁本斯很早就出入于爱伦娜的家，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很亲近。他在庭院中常常看到可爱的爱伦娜小姐的身影。那时他就画了爱伦娜的姐姐斯桑·富尔曼的肖像，从 1624 年到 1625 年又画了另一位姐姐克拉拉·富尔曼和她丈

夫的像。

鲁本斯在和达尼埃尔·富尔曼家人亲密交往的过程中，怀着强烈的爱情向爱伦娜小姐求婚了。另外，爱伦娜也被这位著名画家的地位所吸引，两位年龄不相般配的情人，终于在极其自然的情况下定了终身。1630年12月6日举行了豪华盛大而且幸福的婚礼。

鲁本斯在充满着年轻姑娘爱情的气氛中，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由于这次结婚，他突然地感到了自己的生活充满着无限光明。爱伦娜经常尽力给他们的生活增添幸福和乐趣，而且毫不吝惜地将丈夫所热恋的美丽的肉体，奉献出来作为他绘画的模特。因此，鲁本斯总是怀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不断地为她拿起画笔。爱伦娜的裸体美，无疑使鲁本斯为之倾倒，滋养着他的艺术。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画家曾经苦恼于描绘光和动的问题；正是由于爱妻爱伦娜的出现，在他的色彩上才出现了新的光。

慕尼黑绘画馆挂着一幅非常漂亮的画，上面描绘了鲁本斯夫妇结婚时在庭院中闲逛的情景。画家带着宽边帽，穿着灰色带镶边的棉背心，爱伦娜美丽而且富有智慧的容貌以及令人倾倒的身姿，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艺术家的胳膊挽着爱伦娜的胳膊，夫人手臂靠着鲁本斯，脸朝着前方。桃红色的脸在宽大的帽子下面，躲开了阳光的照晒；金灿灿的头发，在她那美丽的天庭前被剪得整整齐齐，黑色胸衣微露出美丽的胸肌，胸前垂挂着一条真珠项链。爱伦娜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拿着一把羽毛扇。这幅画描写了鲁本斯夫妇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的情景。

除此之外，在慕尼黑绘画馆里还有一幅等身大的爱伦娜·富尔曼的像。她的脸朝着正面。身披华丽的衣服，坐在安

乐椅上，脚踩在东方的毛毯上，在头顶上面的两根圆柱之间可以看到垂放下来的紫色窗帘。另外，鲁本斯还画了许多爱伦娜的半身像和全身像。这些肖像画中最著名的就是收藏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美术馆里的这幅等身大的半裸体像。这幅画的题名是《披着皮氅的爱伦娜·富尔曼》。

这幅画中的爱伦娜·富尔曼，裸体上披着黑天鹅绒的上衣，右手按着快要从左肩上滑掉的上衣襟，左手把耷拉下来的上衣襟合拢在体前。灰暗的背景和黑色的上衣互为衬托，袒露的上半身和脚部的雪白的裸体，与猩红的地毯构成鲜明的对照。搭在左肩上的右胳膊中间，高高隆起的胸部显示出青年女子的肉体魅力。鲁本斯描绘的女子经常是体态丰满的人。由于过度地表现肉感和柔软的曲线美，所以对他的描绘艺术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评论；不过，这些评论无疑给鲁本斯的艺术增添了异样的特色。

3 晚 钟

〔法〕米莱 (*Millet, 1814~1875*)

秋阳即将落山的时候，两位农夫站在田野中，正要结束一天的工作。他们从早到晚一直埋头收获土豆。先拔掉发红的秧，然后小心翼翼地挖出土豆。为了赶路回家，他们把挖出的土豆放进褐色的亚麻布口袋中，装上手推车。而且，其中一条口袋好象还没装满，此时暮色已经降临。

在远离村庄的空旷田野上，突然回响起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于是年轻的农夫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另一位看上

表现出一种虔诚的身姿。

去象是农夫妻子的妇女，~~也~~急忙直起腰来。这对在田野里劳动的夫妇，每天都是这样面对傍晚的圣钟进行默默的祈祷。

祈祷的气氛充满于画中。女子低着头，两手合在胸前，怀着一颗无限虔诚的心。男子摘下帽子，他的神态看上去非常纯朴真挚，虔敬而且严肃。夕阳辉映着女子身着的蓝色围裙，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背阴，光线又继续沿着田埂映照大地。隐约可以看到排成行的一座座枯草垛，辽阔的原野在光輝的夕阳下展现开来。地平线上的一个角上，可以模糊地看到教堂的小尖塔，正是从那里传来了教堂的钟声。

在画面生动景色的吸引下，我们仿佛真的听到了钟声。从作品中感觉到了一种清新的感人肺腑的静穆。

米莱第一次把这幅画给亲友看时，说：“这是奉告祈祷钟”。接着他又高兴地补充说：“喂，你听见钟声了吧？”。

这幅画的严肃气氛，由于即将降临在旷野上空的朦胧暮色，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一望无边的旷野令人心旷神怡。夕阳辉映着晚霞，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很多诗人在其中获得了神秘的灵感。罗巴托·路易·斯奇蓬松也是其中的一位。他来访巴比松，经常沉浸在上述的景色中，生动地表现这种感受。

米莱特别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外出散步。据说他经常在散步的途中，拿出写生本把微明中感受到的神秘印象描绘下来。

“真令人赞美啊！”米莱在散步的时候曾对同伴说，“田野上的一切景物看上去都是那么的伟大，随着夜幕渐渐笼罩大地，在天空的背景下站立的农夫们，其身姿犹如巨人一般。”

在米莱的所有绘画中，他表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在紧张地做某种工作。但是，在这幅《晚钟》的画里，却罕见地描写了放下劳动静止的人物。刚才象是紧张劳动过的手，一瞬间放

下了工作，他们的心完全沉浸在祈祷之中。

后面想讲一下《晚钟》这幅画的经历。

1889年正是米莱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的7月1日，在斯克里坦家举行了一次著名的收藏品拍卖。为什么这次拍卖会引起欧美收藏家的广泛注意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被拍卖的收藏品中有米莱杰作中的杰作《晚钟》这幅画。

就名画本身的历史来说，往往会经历一段曲折的遭遇。从画家制作出来，到被世人公认为不朽的名作为止，常常历经沧桑。这幅《晚钟》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

首先要从斯克里坦收藏《晚钟》的这一段历史说起。《晚钟》完成的时候，甚至米莱自己也坚信它是一幅杰作。他最初想卖出这幅画，不过是希望得到1000法郎的颜料钱。但是当时要找到一位买主却相当困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后，美术商人斯蒂邦将这幅画介绍给了比利时的男爵、画家巴布留。巴布留男爵买下了《晚钟》，正是这幅名画的最初着落。不久，男爵把画让给了驻法的比利时公使。没有过多久，公使又将《晚钟》换了收藏在斯蒂邦那里的米莱作的《牧羊》。拿到《晚钟》的斯蒂邦又把它卖给了卡布埃，卡布埃又卖给了画商丢朗-吕厄。这幅《晚钟》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三万法郎。

德法战争时期，丢朗-吕厄携带这幅名画来到英国，大约在伦敦蓬德区的一家美术商店中放了一年左右，等待好买主。在此期间有一位绅士愿出800英镑的价，但丢朗-吕厄对此并不称心，没有出售又带回巴黎。回到巴黎不久，比利时的收藏家威尔逊出2000英镑的价钱买下了它。就这样《晚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了漫无止境的旅行。1881年，专门收购艺术品的商人比蒂为斯克里坦和邦达比尔托。

花了 6400 英磅买下了《晚钟》，后来抽签结果，售给了斯克里坦。以后斯克里坦曾一度以 8000 英磅的价格让给了比蒂。不过，没几年这幅画又再次回到斯克里坦手里。这时画的价格已达到 12,000 英磅。画的价格不断地上涨，这幅画在斯克里坦手里的期间，美国富翁洛克菲勒曾出 2 万英镑的价钱交涉转让。但是斯克里坦有自己的打算，一直收藏在身边。在斯克里坦家的拍卖中，这幅画又被重新拿出来。

拍卖的日子来临了！从黎明开始，拍卖场内外挤满了人，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人们都惦念着《晚钟》这幅名画将落入何人之手。不久《晚钟》被搬到台上，人们象潮水一样拥在名画的四周，更加赞赏米莱的杰作。法国美协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以华盛顿美术馆和其它许多收藏家为竞争对手，他决心要为米莱的祖国法国大干一场。拍卖的价格不断上涨，当达到 451,000 法郎的时候，就连美国富豪也放弃了竞争念头。布鲁斯托这才松了口气。但是，意想不到的新的劲敌突然出现了。

布鲁斯托的新对手就是在拍卖进行中，从阿佛尔坐特快列车刚刚赶到巴黎的两个美国人。由于新的买主的出现，人们的情绪更加沸腾高昂起来，竞争愈加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布鲁斯托叫到 504,000 法郎时，新来的美国人犹豫起来。“法国万岁”的呼声，突然响彻场地内外，与此同时，美国人跟着喊到 505,000 法郎。于是，布鲁斯托又喊到 506,000 法郎。

就这样相互拼命地角逐，当达到 55 万法郎的时候美国人终于无能为力了。布鲁斯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快报发出的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巴黎。不一会儿，为了庆祝这一特大喜讯，巴黎的市民们不约而同地沸腾起来。这是

因为米莱的杰作是使法国人民感到自豪的名副其实的国宝。男人们抛起帽子跳起舞，女人们相互拥抱流出喜悦的泪水。这是自拍卖场开张以来从未有过的令人激动的场面。米莱一生中的痛苦也好，屈辱也好，至今才完全得到抵偿。

米莱曾被人嘲笑为不识字的乡下佬。当时他的作品即使白送人也可能会遭到拒绝，甚至有时几幅画才勉强换一只小孩鞋。

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时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曾寄予能以此出名的希望，拿到沙龙展出，但还是悲惨地落选。他50岁时创作的另一幅《拿锄的农民》，也遭到评论家的嘲骂。

米莱曾痛苦地喊道：“啊，艺术！甚至把人皮都剥掉了。”读了米莱的悲惨的传记后，有谁不憎恨当时那些不识宝的法国人呢？而今天法国人民则已经把米莱作为“法国的骄傲”无限地敬仰起来。

由于布鲁斯托的果断决定，《晚钟》应该属于法国人民所有了。但是，这幅名画的沦落史并没有就此而结束，这是拍卖以后的事了。委托布鲁斯托购进这幅画的法国政府，被巨额的款项所吓倒，完全违背法国人民的意愿，《晚钟》又落到了美国人之手，渡过广阔的大西洋远送到美国。

正如上面所述，《晚钟》虽然运到了新大陆，但由于海关征收6,000英镑的税金，所以从秋至冬仅六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展览之后，就再次送回巴黎。

以后，肖夏尔以32,000英镑（约合807,000法郎）的价钱买下《晚钟》。《晚钟》这才在法国的土地上，米莱的祖国，法国人民的自豪中，不断地放射出永恒的光彩。

这就是《晚钟》的离奇故事。

4 拾 穂

〔法〕米莱 (*Millet, 1814~1875*)

广阔的田野上充满着收割的气氛，金黄色的麦子丰收了。男女农民都在紧张地收获着麦子。另一方，打捆的农夫转眼间就打好了麦捆。这些麦捆又高高地装载在四轮马车上，运往农场附近的粮库。在那里一忽儿功夫就堆起了小麦的山。画面的另一边一位骑马的监工四处奔走，用手指挥农民。

正当大家紧张工作的时候，拾穗的人们来到农场，将散落在地里的麦穗一个一个地拾起来。这种习惯据说很早以前就有了，不论谁来拾落穗，农场主都不会表示反对。有关这种习惯，在古代的犹太人中曾有过非常严肃的宗教上的解释：“你在你的农场收割的时候，不仅不能讨厌拾落穗的人，而且必须施给他自由拾穗的权利。让贫穷的和旅途的人们拾落穗，这是你们的一项义务。”另外，有关这个习惯还有其他的解释，“允许拾麦穗是为了孤儿和寡妇。于是，主宰你的上帝将会给你的一切工作带来祝福”。

这种风俗至今还在法国保留着，如果农场主拒绝人们在自己收割后的农场上拾麦穗，那一定是碰上了灾荒年。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拾落穗的人通过长期养成的习惯，只在白天到地里拾落穗，据说从未出现过夜间偷盗小麦捆的人。

夏天的正午，阳光照耀，在拾麦穗人的脚下投射出很短的影子。三个贫穷的农妇正在拾落穗。她们虽然衣着简朴，